

狼道與羊道

——關於《狼圖騰》的理性思考

陳洋

翻開《狼圖騰》的一瞬間，蒙古草原狼便呼嘯而出，我置身書前，卻仿佛立於草原，甚至聽的見它掠過時的風聲。每一次，狼利用地形，氣候展現出的在偵查，伏擊上的軍事才能以及沉著冷靜，不屈不撓的戰鬥性格都讓我這樣一個從未接近草原的人恐懼戰栗，卻又無比憧憬。

很難說書中的主角究竟是陳陣還是狼，自然串聯的十幾個狼的故事都在神秘的氛圍中展開，同時不斷地顛覆對漢人來說根深蒂固的狼形象，然後再進行重新架構。狼，成爲了親情、團結、耐性、驍勇善戰、追求自由的代名詞，成爲了圖騰。

因爲有這樣的顛覆，這樣在不同文化、語言、民族上有所交互的內容，所以爭議便在所難免，當然了，褒貶皆有。評論家孟繁華認爲「這樣一部包含人類學知識的小說是文學格局中燦爛而奇異的存在」，而批評家丁帆則在《狼爲圖騰，人何以堪》中痛斥作品中「反文明，反進化」，推崇獸性侵略的價值取向。我讀《狼圖騰》時，既爲野狼襲擊軍馬的殘暴而憤然，也爲老狼甯死不屈的尊嚴而歎惋，我時刻沈浸在交織了憤怒，崇敬與恐懼的情緒中，時刻爲草原蒼狼徘徊在殘忍與溫情之間的形象所吸引。

書中的草原人把自己比作狼，把漢人看作是羊，這種認知，不管是對陳陣，楊克滲入骨髓的漢族主義精神，還是人們心底的隱秘的人

類中心主義都是不小的衝擊。千年以來，儒家文化引領漢人成為溫潤如玉，厚德載物的謙謙君子，懷著最初純粹而善意的願望，教導我們拋卻本性中的獸性，狼性，走向文明，走向和諧。而面對來自大草原的顛覆性認知，讓我們在回顧中國古代曆史時帶上了疑惑，我們曾經在漢唐時期創下的輝煌，是否與我們曾經以狼道立於世界有關？而之後山河的破碎又是否因為我們過多地剔除了獸性，以羊性為國民性格便難以抵禦暴力侵略？

書中不止一次提到曾經成吉思汗帶領蒙古騎兵橫掃歐亞大陸，這支軍隊勢如破竹的征戰曆史一直被人們稱道，其中深層的原因也不斷有學者挖掘探索。《狼圖騰》的作者姜戎借畢利格老人之口將蒙古騎兵的戰鬥性格，戰爭智慧，甚至剛毅頑強的戰馬都歸功於「狼道」的精神指導和引領。這種理論有理但也許過於極端，根據進化論來說，人類本身便脫胎於獸類，越是遙遠的時期，本性中的獸性比重就越高，作者也在書中提到，就連儒家君子觀也是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逐漸過渡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的。而中華民族地處富饒的黃河長江流域，由於客觀條件，農耕經濟從一開始便占據著主導的地位，與游牧文化相比，農耕文化的內部缺乏必要的競爭，長時期的自給自足很容易導致最終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自我滿足，閉關鎖國。同樣的，游牧民族最初的形成和發展也是由自然地理的客觀條件決定的。以蒙古族人來說，他們生活在不適宜耕種的西北草原上，自然條件惡劣等一系列的原因引導他們開始放牧，打獵的生活模式，而這樣的生活又培養出了他們剛毅果敢，驍勇善戰的草原人性格。與此同時，儒

家思想在農耕文明逐漸穩固的基礎上逐漸加強對人性之中野蠻獸性的剔除，代表「狼道」的遊牧民族和代表「羊道」的農耕民族開始漸行漸遠。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並不只存在於華夏大地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在民族性格上的差異是普遍存在的。就個人來說，從黑澤明導演的名作《七武士》中可以略窺一二，尤其是在一個等級制度極其森嚴的國家，這種現象便更加明顯。農民對於武士的敬畏和恐懼很難因為武士的友好援助而有所減弱，武士對於戰鬥和競爭的渴求來源於「狼道」精神的驅使，而農民則以「羊道」生活，追求自給自足，平和安逸。雖然農民的恐懼不達「羊被狼吃」的絕望，但不同的民族精神在這裏儼然成了劃分強者和弱者的標杆。

而就國家來說，近代的中華曆史是悲傷而無力的，西方國家一舉侵入華夏領土，掠奪人力和資源，我們將他們稱為西方列強。「列強」一詞在大部分中華兒女心中，已然是那段恐怖屈辱的曆史的代名詞，但事實上它的本意是指「同一行列中的強者」。問題便出現了，為甚麼這些國家可以成為稱霸一時的強者？甚至，幾百年過去，它們的實力依然位於世界前列？

恐怕還是要從民族性格和道路的最初確立說起，大多數的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多，發展農業一般來說不是他們的首選，牧業，航海等充滿競爭的行業才是他們的方向。沒有經過農耕經濟過濾的「狼性」在之後海戰的激烈搏殺中再三地得到了鼓勵和加強，強悍霸道的性格逐漸滲透了民族文化，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在這裏也是成立的。

以「狼道」行走世界的民族自然而然地從遊牧行業步步進軍商業和工業，軍力和物力的強盛讓他們輕鬆撬開了我們腳下這個文明古國的大門，掠奪去了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文化瑰寶，而我們毫無還手之力，就像狼爪下的羊，簽下了類似於「棄腿保命」的協議。當一個國家變成了一隻沒有腿的羊，自保已難，何談發展。而「狼」們，繼續揚帆起航，去創造更偉大燦爛的文明了。

儒家學者花了上千年鎮壓人們本性中由原始人類帶來的野蠻獸性，實現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始終支撐著他們，沒曾想，這條路走得太徹底，差點給華夏民族帶來滅頂之災。《狼圖騰》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提醒我們重新審視遊牧民族的「狼道」哲學，也呼籲我們要勇於正視部分過於極端的儒家思想帶來的弊端，正視漢民族的「羊性」。我們現在常說，中國人缺少創造力，原因是甚麼？我認為，有自由和競爭才會有創造。農耕文化在這兩方面的確對華夏文明的發展沒有明顯的推進作用，土地千百年來將我們牢牢栓住，作為農耕文明的後代，對土地的眷戀依然難以言說，這本沒有甚麼錯，但過份的依賴會牽制自由的發展。西方遊牧民族的「狼道」生活給予他們的自由而勇敢的個性支撐他們開拓航海事業，繼而走向世界，但我們是甚麼時候站上世界舞臺的呢？如果說自由是水，那競爭就是浪，一個承載文明，一個磨礪人民。牧業和農業一個很大的區別就在於內部的競爭，事實上，在一定的範圍內，競爭越激烈，越有利於人民的自我完善和文明的快速進化。儒家思想過多地強調了獸性中唯利是圖，殘暴野蠻的一部份，卻忽略了其中的勃勃野心。

其實《狼圖騰》除了指出「狼道」與「羊道」之外，還展現了現代人很關心的一個問題——生態惡化。以包順貴為代表的一行人，對畢利格老人的忠告不以為然，二十年之後，草原沙化觸目驚心。剛剛來到草原的時候，陳陣很難判斷狼在草原上擔任的角色，這種時愛時恨的感情不僅困擾著他，也讓我非常迷惑。漸漸地，我們都意識到，自然早已形成良性的循環，人類只是其中壹個環節，我們所做的只應該是為了維護生態的平衡，人為因素之所以不穩定就是因為容易受到感情的影響，繼而導致比恐怖襲擊更可怕的生態暴力，一旦失去平衡，生態環境也會迅速崩盤。

多數情況下，維持「平衡」都是解決矛盾的關鍵，對於中華民族國民性的問題，也需要從「狼道」精神和「羊道」精神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既不能完全抹殺遊牧精神對漢民族的貢獻，也不能將漢儒性格中軟弱保守的「羊性」全部怪罪到農耕文明上。

《狼圖騰》是作者姜戎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改寫的，書中的觀點因為略顯偏激而遭到過很多批判，德國漢學家顧斌甚至怒斥「狼圖騰」就是法西斯。其實，如果過度挖掘或評判作者想要通過小說內容呈現的思想時常會有失偏頗，甚至牽連到作家本人的政治立場，讀者不妨從更純粹的文學角度體會作者的願景。其實在薑戎之前，已經有學者意識到，華夏民族的國民性有太多「羊性」特點也許是我國發展處於滯緩階段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首先要認清，《狼圖騰》中贊頌的是狼精神中勇猛強悍，剛毅智慧，野心勃勃的一部份，而儒家思想要鎮壓的是其中貪圖利益，暴力侵略，不顧倫理的一部份。感謝作者為我

們帶來了這本好書，「狼道」和「羊道」的碰撞給了我太多啓示，希望《狼圖騰》可以繼續鼓勵華夏民族直視民族性格的缺陷，從而在「狼道」和「羊道」兩種發展方向間找到平衡點，完善我們的民族性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